蠡勺編

蠡勺編卷二十八目錄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二十八

番禺 凌揚藻 藥洲撰

漢學

掖縣王爾脩止庵曰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以後盡荀虞之易亂于王輔嗣馬鄭之書亡于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淆于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爲主然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乎可矣甘泉江藩子屏曰秦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于世漢興乃出言

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公培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高堂生言春秋于齊則胡母生于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與命氏之儒起六經五緯各有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經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王肅自謂游理依經遂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註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甝爲義疏于是宋齊以降師承凌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尚知服古

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閒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閒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齊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尚而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江都汪容甫嘗謂　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沈淪之緒通儒如顧甯人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闢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

周氏密曰伊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
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議論講解卓然自成一家者惟廣
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
淵洽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
義理其上極于天人性命之妙而下至于訓詁名數之目
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
洛之學至朱公而始無餘蘊必如是然後可以言道學此
外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
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嘗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于
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于
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而語矣世

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扣擊其所學則于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于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冑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爲道學盡逐之己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于是更目之爲僞學甚至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僞學者甘伏朝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于道學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强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啓兵釁而向之得罪于慶元初者

亦從而和之可歎也已又曰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眞可以噓枯吹生凡治材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膴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東坡亦非本色

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燄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卒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淸談之下也其後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一輩人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憒憒不致掣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尚忍言哉

濂溪不以賢自命

廬山蓮花峯麓有水出自蓮花洞周元公築書堂于其上取故里濂溪之名以名之其後遂定居焉黃山谷濂溪詩小序謂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如光風霽月爲吏十五年

中歲乞身老于湓城又與元公書云公在湓城可過山致敬歸宗文老歸宗寺在金輪峯南晉時有西域僧佛馱耶舍來廬山王羲之舍宅爲寺以居之雍正八年賜名贍雲寺吾邑張司馬維屛曰山谷勸元公見文老夫元公聖人之徒豈待取益于老僧哉然公因山谷之言遂與文老遊公生平出仕不卑小官論交不拒釋氏進則民物爲念退則山水怡情胸懷灑落遇物隨緣初未嘗以賢自命後因程子受業于公遂有濂洛之稱且謂得絕學之傳接道統之緒公當日未必存此見也嗚呼不自以爲賢此其所以爲賢與

二程不言道本茂叔

史稱汴人大中大夫程珦官南安通判時見周茂叔氣貌

異之與之言知其爲聞道者使二子往受學卽明道伊川也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伯子嘗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是二程之學實淵源于茂叔矣顧正叔序其兄伯淳墓表絕不言所學由于茂叔但言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其自上太皇太后書亦謂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于遺經皆欲直接孟氏之傳雖以漢唐諸大儒無一足與其列者而何有于茂叔乎說者謂宋儒自大多此類

朱子之學所得

朱子之學以得之延平李侗者爲最著不知其得于劉勉之致中胡憲原仲者爲尤早也勉之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禁止元祐學勉之求得其書每夜深俟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遂厭科舉歸耕結廬讀書人號白水先生朱松卒屬勉之以後事且戒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誨熹如子姪熹得道自勉之始憲安國從子紹興中入太學與勉之共習伊洛之說旣而同學易于譙定遂歸故山力田賣藥以養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後與松交松將沒屬熹受學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爲久云

朱湘陶論朱學

朱澤澐字湘陶江南寶應人早歲勤學得程氏分年日程

卽後又讀之數年而術復博覽天文輿地諸書靡不窮原委久之始有志于聖人之道讀朱子語錄反覆不厭遂有志得實言世之爲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于言貌而所爲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汎濫于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于是有尊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其于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敬窮理只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心存卽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知此則朱陸之辨可無辭費矣雍正六年　詔公卿各舉所知直隷總督劉師恕薦湘陶固辭弗應

朱陸異同

朱子集羣儒之大成而二陸亦不可厚訾殆猶張之于程也雖所尙不同造就各異然象山鵞湖之會深詆朱子之支離及後祭東萊有曰追維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商豈足辭謙亦悟其初之異於朱矣朱子與項平父書言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爲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爾又與呂伯恭書言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足敬服也今朱學大行于世而俗儒詆陸如楊墨噫亦甚矣康熙己未開史局秉筆者率齮齕陽明且及象山目爲異端霑化陸明徵雪屋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謂象山異于考亭非異于孔孟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所從入之塗異而適燕則一也或言象山

尊德性而略問學是疑于禪試觀象山集所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以道問學為事而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不尊德性乎各家弟子持其師說以爭勝非盡考亭本旨也陽明之是象山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得于心而成為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于後世安在其異于孔孟而謂之為禪耶孟子所以闢異端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之為世道人心患者果象山為之乎陽明為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冢中之枯骨肆尨舌之狂吠亦非考亭所樂聞也

宋儒用二氏語

宋儒多取二氏語如周茂叔自無而有自有歸無乃李筌之陰符也張子厚清虛一大乃莊周之太虛也朱子之調息箴乃老聃之元牝也中庸章句第十二章引程子此一節子思吃緊爲人處活潑潑地集註補謂程氏遺書原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此本松溪無垢子心經註云既不着有亦不滯空活潑潑地轉轆轆地圓陀陀地光爍爍地豈有靈耶又宗杲云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常露現前至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又是波羅提語

宋儒衛道之力

日數十年來學人盛談攷據多尊漢儒詆宋儒歸安姚文

僖公秋農獨持議謂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堯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諸儒而傳五代以後人道不至陵夷者宋諸儒之力至其著述之書豈得遂無一誤然文字小差漢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爲詬病詳見邃雅堂集中宋諸儒論文僖所著有易原春秋月日表說文聲系說文考異諸書

李敬齋論性

元李治字仁卿引伊川易傳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而仁卿乃謂下愚畏威而寡罪爲與人同而知其非性之罪則聖人之生知賢人之克己亦非

粵雅堂校刊

性之功也由是言之性無與于賢愚惟盡性者有能與不能耳余以爲程子之說可與孟子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相發明至彼謂性無與于賢愚則仍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論矣

姚江學案

陽湖惲氏敬曰陽明先生標致良知之說夫言致則不得爲良言良則不得爲致致良知之義豈可立哉孟子兼良能言之愛敬即能也陽明先生去良能言之則其義不可立矣于是一變而爲良知即未發之中未發豈有知耶再變而爲良知即天理天理豈有知耶及無端自言之則曰人心靈明而已是良知不能該良能矣不能該良能必不

能該性與情也又無端自言之則曰是非之心而已是夏知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矣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其後及門頗多支離互相矛盾皆由于此故乎湖陸清獻公深斥陽明先生爲禪而欲廢其從祀夫陽明先生之學是非可得而辨若以從祀言之聖人之門豈若是之小哉敬嘗觀禪有近于朱子理在氣先之說者如釋祖來蓋在世界而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知在行先之說者如仰山行履在何處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論性與氣者如趙州有業識無佛性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論體與用者如潙山有身無用有用無身之言是也此皆議論之時枝葉波流偶然相及非爲學之本源故雖甚

近不可據此謂同于朱子若達磨所言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大察所言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此則本源之言與陽明先生良知之說無異故先生之學不得不謂之禪然而有與禪異者亦言戒慎恐懼亦言慎獨亦言禮亦言仁義亦言孝弟此則其異者耳至朱子之學其榘矱繩尺與聖人之教同一轍惟兢兢然孑孑然循言之式而不敢踰循言之紆而不敢徑循言之執而不敢通遂有與聖人不相似者嘗謂朱子本出於禪而非禪力求乎聖而未盡乎聖蓋以此也夫聖人之道極其正者也然其大則如天地之持載覆幬焉再有宰我之過後人為之宋儒所必攻也而以言語政事

得為高第弟子曾子明孝道其後有吳起子夏好論精微其後有莊周七十子之徒有顏子騎施于恆琴子張是聖人及門固非若一人之言一人之行者豈得謂聖門之雜哉天地之道固如是也今觀浮屠之有功力者蓋異于衆人矣況其精大者乎是故釋迦達磨大鑒諸人皆世與孔子相及當有所以待之者而謂高明博大如陽明先生反不收在弟子之列不敢信也

陽明釋毀錄

長洲彭勸止定求其學出於湯文正斌斌出於孫蘇門奇逢奇逢出於鹿忠節繼善繼善之學則宗王陽明守仁僻習錄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勸止見而惆之以為謂陽明

倡爲良知之說病其爲禪則良知兩言出於孟子將幷孟子病之乎又謂明之亡不亡于朋黨不亡于寇盜而亡于學術竊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必不敢縱洛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闢誣之者顛倒黑白至于斯極也指陽明釋毀錄又勸止生平愛慕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七子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庵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榕壇黃子也

朱竹垞曰王莽作金縢大誥以自擬于周公揚雄作太元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後之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聖人附世之儒者生無事之日臣坐而談性命之學

及其既殁門弟子矜其迂腐之説韙然配食于孔氏之庭吾竊必其言之不出于僞耶文成王先王揭良知之學救荒齋與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卒寓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廣濟金檢討德嘉嘗謂姚江之徒龍谿緒山假尊師爲羽翼王直傳註糟粕前賢末流乃有何心隱李卓吾猖狂潰決此豈姚江逆料所及哉、

康齋墊門之猥

吳康齋應召入都大學士李賢以賓師禮待之時尹直爲編修來見令坐于側直大愠又知府張瓊謁見不得放歸後瓊募人代其弟投牒爭訟直一一筆之于所著瑣綴錄

且更甚其辭而康齋與弟友愛彌篤也見沈文懿跋語是爭訟本無其事也愼氏嵌曰康齋先生其聖門之狷者乎平生刻苦自立所著語錄多返責之身心無後儒恣睢之習其聖門之狷者乎至與弟訟祭田一事世儒多爲先生設辭以解者此未得先生之意也先生爲宗子守祭田而弟鬻之以爲弟得罪于祖若父也已不得私焉而已大抵狷者必褊隘自律嚴律人亦嚴所見一有所執其潰裂必至于此夫家事與國事有不同者管蔡危社稷周公不得不奉王命以討之若家事則以恩彌縫之而已豈可較短長哉事過之後先生必有所欲然也又以爭訟爲有其事也姑並錄之以俟考

白沙曾點之流

太倉陸桴亭世儀著思辨錄其論白沙之學曰世多以白沙爲禪宗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主于灑脫曠閒以爲受用其先本以居敬爲主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其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一毫之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放達爲自然非也彭允初曰先生固不諱言禪唯起詩云無奈華胥留不得起凭香几讀楞嚴贈鄒吏目詩云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卷經寄張廷實云胸中一部蓮花經江雲浩浩江冷冷蓋先生之學脫略見聞期于自得此則先生之所自得也

白沙出處合于道

俸子居白沙先生祠堂記有明以來言學者人人殊矣然未有不致愼于五倫者虞書曰敬敷五教在寬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孟子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聖賢教人如此而已先生自正統十二年舉于鄉十三年赴會試景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二年始赴會試此何爲哉蓋明代宗之立所以守社稷也于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錮之南内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絶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復辟輔之者幾如行篡焉于是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擾奪之天下嗚呼此先生之所以不出也篤宗則序宜

立者也故先生復出焉舒定公從亡于乾侯後昭公薨季氏哀而立之與明代宗英宗不同故孔子不仕于陽貨執政之時而仕于季斯悔禍之日若先生則非止避徐有貞石亨也人倫明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爲大儒

碧玉非聯白沙者

樨氏敬碧玉說曰右碧玉揚本嘉慶二十年十月辛巳謁陳白沙先生祠登碧玉樓其裔孫禮所詒也玉以周尺度之厚半寸袤尺二寸首廣三寸二分微殺下射廣四寸剡之去首二寸強爲孔周二寸弱當孔之左右爲兩珥橫出五分強下邪之以放于射玉之質潛確類書所稱甘青玉色淡青而帶黃是也非碧玉碧玉南產倭奴西產于闐皆

蒼綠色也玉之澤手近之則津其諸記所稱水玉與謹按周禮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此言璋也黃金勺青金外朱內此言勺也鼻寸衡四寸有繅此合言璋勺也先鄭謂鼻爲勺之龍鼻後鄭謂鼻爲勺之龍口若則駔琮無勺無龍首經言鼻寸不可通矣古者謂紐爲鼻璋之鼻其以系繅與此玉兩耳各寸如璋之鼻射四寸如璋厚寸亦如璋當兩耳度之衡亦四寸如璋惟袤逾三寸徵觀滲照古玉圖尺度多過于古者此玉之袤偶異而已經下文云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蓋天子大璋中璋邊璋皆有勺故以祼諸侯大璋無勺故以聘女此玉蓋古聘女之大璋也敞前在廣州閩碧玉梭之故有言明徽宗

以聘先生者及至新會考之志乘無其說白沙集碧玉樓諸詩亦無之先生既號文在成化三年已言卧碧玉樓而憲宗之聘在十九年其非聘先生之玉無疑義矣先生詩言玉失而復得其諸先人之所留遺與又曰唐書五行志上元二年楚州獻寶玉十三其一日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按唐笏直宋始另之笏頭亦微羨與此玉極似唐人妄加之名耳疑卽大璋也宋程棨三柳軒雜識有片玉長可八寸闊三兩指如刀有靶名扶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無褶縐與此玉亦極似二說存之以質諸博古者

蘇門之學

孫啟泰名奇逢直隸容城人明萬歷中舉人時畿多內盜移家入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恩教既行盜莫敢犯順治初祭酒薛所蘊等交章論薦固辭弗應既而渡河率子弟躬耕蘇門百泉山老焉初與定興鹿百順友始自得于學博觀約取尤篤信陽明之書病世之名朱陸者樹門戶競辨說不知反本乃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念菴顧涇陽十一子為宗自漢董申以降迄明季諸儒其謹守繩尺者次之橫浦慈湖諸儒論議有出入者又次之其言曰譬之歲功孔子備四時之令耶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耶次之二十四氣耶次之七十二候耶合之成歲功其學專務躬行歸本慎獨自言年

七十以往循益十年而加密惟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纖或懈而已四方來學者無賢愚閒以性之所近與人無町畦試矣學卒工商牧豎接必以誠故天下莫不聞風慕之康熙十五年年九十二卒

愼獨圖說

愼獨圖說十八章雲間倪元坦醒吾氏著上圖○純白者太極也下圖◎外黑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內白者心也性也仁也天理也良知也所謂獨也外黑者人心惟危也內白者道心惟微也黑多白少卽孟子所謂幾希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所以愼獨也久之久之內白日充外黑日退大本立而達道行身心一太極也此愼獨之效也其

第六章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知幾者一念仁萌善便存惡便去是慎獨入門洗心者澄然湛然何思何慮也退藏於密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以澄然湛然之體歸藏于坤也是慎獨究竟退藏則靜靜則明明則無所不照凡居乎明者不見暗居于暗者能見明故易三百八十四爻以潛為首今導引家亦言退藏而不能慎獨以洗心遂有播弄精魂而成隱怪者誤入迷途終不悔悟良可歎也第七章人心即天心也人欲熾而天人分復其初者聖人也心天心言天言人能體聖心知天命矣畏聖言知帝謂矣然則非聖不足以見天乎非也人失其初而天未嘗不存所謂獨也獨者初念也知

是知非知好知惡緫乎天也纔念則非轉念更非皆人也非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于靜時見于初發念時見惟慎獨則無時不見故君子之學莫先于慎獨

錢子仁論學

錢子仁名民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賈既長數爲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惟聖人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禱願爲聖人之徒始取四子書讀之反覆默識日有省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子仁從之論學又五年復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問其所由子仁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尼父入耳嘗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該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

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病在于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于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者即書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芸人終亦必亡而已矣其篤于自信

如此

邵青門論諸儒

武進文學邵子湘曰道學之有異同自朱陸始也異同積而為門戶自姚江以後始也廣濟金會公檢討曰姚江之徒能豁緒山諸子假尊師壻羽翼王苴傳註糟粕前賢末流乃有何心隱李卓吾蕩潰決此豈姚江逆料所能及哉夫聖人之道大故曲成而不遺胡愚之回多言之賜師之過商之不及皆得與聞孔子之道後世諸儒惟不得孔子以為之依歸故紛紛至是耳假令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與薛文清胡敬齋諸先生並游于孔子之門必皆為孔子之所許夫諸先生同學聖人者也其流雖分其源則一彼學有是有非耶吾擇其是而已彼學果非耶吾守吾是而已奚爭為

[illegible]句編卷二十八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二十九目錄

蠡勺編卷二十九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藥洲撰

孔聖謚號

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加謚曰宣尼父或謂褒宣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改謚文宣尼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爲宣聖尼父明皇開元二十七年始進謚文宣王宋眞宗幸曲阜與孔林謂近臣曰唐褒先聖爲王朕欲加謚爲帝何如或以爲不可遂增至聖文宣王見東都事略儒林傳序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改爲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改大成殿爲文廟我　朝順治二年祭酒李若琳請更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以褒文

光詔改謚至聖先師孔子

避孔聖諱

廿二史劄記云金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迴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爲令此近代避聖諱之始也

孔聖世襲

胡三省通鑑註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爲褒成侯奉孔子祀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羨爲宗聖侯邑百戶晉世祖太始三年改封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宋文帝元嘉

二十八年更以孔惠爲奉聖侯孝武帝大明二年又以孔邈爲奉聖侯唐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文宣王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宋初孔氏子孫襲封仍唐之舊仁宗至和二年納祖無擇之言改封孔子四十七世孫宗愿爲衍聖公無擇言前代封孔子後者在漢魏曰褒尊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也遂改封宗愿爲衍聖公見東都事畧本傳明因之秩正二品永樂二年加一品金織衣其服織金麒麟補玉帶則景泰中入朝拜賜自是以爲常

孔廟百石卒史

漢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

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乃選文學掾孔龢任之金石文字記云漢書儒林傳稱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是也自水經注為後人改作百夫吏卒監本三國志及今本杜氏通典亦作百戶吏卒而山東通志闕里志俱誤為百戶卒史矣康熙甲子聖祖仁皇帝幸闕里謁廟畢首問漢碑所在時孔東塘尚任以明經為講書官後官戶部郎中引上由奎文閣至同文門觀門右漢碑尚任指是碑奏曰此漢元嘉三年魯相乙瑛置卒史碑立于永興元年今尚文字完好百石卒史字凡兩見皆明白無誤即史晨孔子廟後碑亦有守廟百石孔龢碑今謂之百戶碑上問何為百戶碑尚任對曰歷代保崇之典廟庭設官四員典籍以掌禮儀司樂以典樂舞管

何以掌屯田百戸以衛林廟謂之禮樂兵農四司觀此知魯人亦識爲百戸也至于今竟莫有從而正之者

文廟祀典宜釐正

王草堂曰宋時洪邁熊禾皆以爲顏曾升堂配享其父顏路曾點仍列廡下安有子處父上之理明嘉靖間採其議并伯魚遷入啟聖祠雍正元年改啟聖祠爲崇聖祠是矣以此推之孔忠非夫子之兄子乎公冶長南容非以子妻之以兄子妻之者乎今列兩廡子思之神其能安乎若遷三賢亦配啟聖則伯魚子蔑兄弟也公冶南容姻婭也分同誼合情理不尤允協乎啟聖從祀者嘉靖庚寅進程珦朱松蔡元定三人乃明道晦菴仲默之父萬歷乙未進周輔成一人乃濂

粵雅堂校刊

淡之父今闕里位次圖周居末座是以從祀之遲早論而不以生時之先後序也其可乎今各學崇聖祠兩廡從祀以周輔成爲首至于正殿兩廡宋儒從祀者凡十八人今位次以歐陽文忠爲首繼之以胡文昭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邵康節張明公司馬文正楊文靖胡文定羅文質李文靖朱文公呂成公陸文安張宣公蔡文正眞文忠然考其年文昭最長生太宗淳化癸巳其次歐陽文忠生眞宗景德丁未康節生大中祥符辛亥元公生天禧丁巳司馬文正生天禧己未明公生天禧庚申純公生仁宗明道壬申正公生明道癸酉楊文靖生皇祐癸巳文質生神宗熙甯壬子文定生熙甯甲寅李文靖生哲宗元祐癸酉文公生高宗建炎庚戌宣

公生紹興癸丑成公生紹興丁巳文安生紹興己未蔡文正生孝宗乾道丁亥眞文忠生淳熙戊戌是胡翼之長歐陽永叔十四年永叔作翼之墓表稱先生實前輩也今永叔居翼之上可乎邵堯夫視茂叔六年以長而長程伯淳二十一年伯淳嘗稱堯夫曰先生之學汪洋浩大其生平敬禮可知況伯淳之父與堯夫交好是父執也司馬君實齒長十三年于伯淳爲先達張子厚齒長十二年又伯淳之表叔也故伊川答子厚書云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又云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今皆居二程之下可乎又張敬夫長呂伯恭四歲陸子靜少張敬夫六年今乃死張于呂陸之後可乎夫從祀諸儒異代者既以朝爲

序同時者自宜以齒相先何錯綜失次若是之甚也或曰聖門重道不重齒故祁居周後而張居程下也不知闕里位次閔諸儒首左邱明（唐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而周程列漢唐之後是明序代矣朱元晦居宋儒之第十三是明序齒矣若然則茂叔之上有翼之永叔獨不可有堯夫乎伯淳之上有翼之永叔茂叔獨不可有君實子厚乎蓋禮之無容疑者也或又云明崇正時以周邵二程張朱六儒改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之上矣不知親炙者稱先賢私淑者稱先儒從祀之例不可紊也況元晦受業于延平之門若列漢唐之上豈有弟子而僭越其師者是非禮之尊諒所不受安得與思孟之配享超升于七十二

賢之例後彼証此乎至于孔子弟子親受業而未祀斷宜增者尚有顏何孫冉顏涿聚牧皮縣亶孔璇薛邦孫悲八人嘉靖九年罷秦冉顏何雍正二年復秦冉顏何增祀縣亶牧皮漢儒有功聖門已從祀而說黜斷宜復者鄭元盧植二人嘉靖九年改鄭元盧植祀于其鄉雍正二年復鄭元以身殉經衛道而未議祀斷宜補者顏芝孔鮒尹焞三人也雍正二年增祀尹焞

祭古聖賢

唐禮儀志二月上丁日釋奠先聖孔子謂釋菜奠帛也丁取文明之義其亥丁則祭歷代先賢八月秋祭亦然毛西河曰古于先聖有釋菜釋奠之禮不尸不舞不備儀物不卜時日自天子至中下士皆可行之則孔子先聖漢儒先

師在州縣官既主殷祭而學士亦隨可行今徒以官祭之故致不學之儒反謂私祭為僭為褻而州縣官亦遂禁士子入學私祭是尊而不親將古禮所稱入學釁師博習親師諸義蕩然矣仁和沈梅村曰元魏初祭孔子無限制至有禱禳以求福祚者女巫妖覡倡優鼓舞媟狎特甚至獻文帝宏即位始詔祭孔廟止用酒脯不聽婦女合雜祈非望之福其公家有事自如常儀云云蓋所禁者惟男女雜遝禱祈鼓舞耳酒脯之祭固從民便也今欲入學祭則或致煩瀆惟擇嘗學選日為位以祭其儀物則設饌奠酒必潔致肯誠以少存釋菜之意至于生其地如濟南伏生北海鄭康成游其地如諸葛忠武侯關壯繆侯之類亦可祭之

三皇廟

横雲山人明史稿嘉靖間建三皇廟于太醫院北名景惠

殿中奉三皇及四配句芒祝融風后力牧其從祀列兩廡僦貸季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少師桐君雷公馬師皇伊尹扁鵲淳于意張機十四人在東廡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王冰錢乙朱肱李杲劉完素張元素朱彥修十四人在西廡我 朝東廡僦貸季岐伯伯高少師雷公伊尹淳于意華佗皇甫謐巢元方韋慈藏錢乙劉完素李杲皆西向西廡鬼臾區俞跗少俞桐君馬師皇扁鵲張機王叔和葛洪孫思邈王冰朱肱張元素朱彥修皆東向見大清通禮歲春秋仲上甲日禮部堂上官行禮太醫院堂上官二員分獻用少牢復建聖濟殿于內祀先醫以太醫官主之按洪武六年秋監察御史答祿與權上言伏羲神農黃帝盛德大業被萬世令天下社稷宗廟山川百神皆得享其祭顧朔祀三皇之禮闕焉宜于春秋

朔行祀事上納其言下廷臣議禮部尚書牛諒曰三皇開天元極有大功德于民京都有廟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春秋享祀三皇以太牢配以少牢帝乃命建歷代帝王廟于皇城西為室五中一室以居三皇焉是三皇之祀原在帝王廟中此特領之于賸又別建三皇廟爾

女媧廟

陽湖趙氏曰三皇本紀女媧氏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羲立號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媧古帝王之聖者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祇為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謂女媧佐太昊禱于神祇而為女婦正姓氏職婚姻是曰

神禖則女媧亦創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自王充
論衡引董仲舒之說而不載祭女媧謂仲舒之意蓋以女
媧古婦人爲帝王者男陽女陰二氣爲害故祭女媧以求
福也于景北史祖珽謂陸令萱婦人之英傑者女媧以
來未見其比卽伊川易傳于坤六五亦云婦居尊位女媧
氏武氏是也則俗訛女媧爲婦人久矣按康熙壬申太常
卿金德瑛奏 命祭歷代帝王陵寢使還上疏曰臣見女
媧氏陵寢宮中塑女像旁侍嬪御鄉愚奉爲求嗣之神
黷褻淫祀竊思斷鼇煉石雖聖人所不言和樂詠兒豈嘗
陽爲女德推其命氏蓋如姚姒姬姜之倫遠在洪荒難求
日角龍顏之肖理宜毀去舊像設立牌位顯褻私祈概行

禁絕仰待　聖主尊崇古聖之心永飭守臣蠲潔烝嘗之
典疏下禮部議從之

上帝

程子曰帝者氣之主也又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
其主張子曰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
朱子曰周禮上帝是總言帝五帝是五方帝昊天上帝只
是天鄭鍔曰以其氣之浩浩曰昊天以其位主乎上曰上帝鄭康成以昊天上帝爲
北極非也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又漢時太乙便是帝如
今郊祀將成十帝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按
唐禮志謂讖緯亂經鄭康成主其說大宗伯以禋祀祀昊
天上帝此天也康成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小

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康成以爲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

三清

明宏治中謝鐸三清樂章徐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淸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按老聃得久視長生之道百有餘歲朱子謂莊周明言老聃死則人鬼爾道家列爲三淸位于昊天上帝之上何哉

魁星

日知錄言世所奉魁星立廟祀之又象魁而取之字形爲

鬼舉足而起其斗其意本爲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宜今之應試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也世傳金侍郎甡其次女幼時一日于中庭忽大驚怖家人問之云見一藍面人從天而下以魁星像示之云所見同是年壬戌科公得會狀然獨次女見之未喻其故後女適汪康古庚子科公外孫汪如洋亦得會狀乃悟魁星示象而次女獨見者蓋狀元之女而又狀元之母也惜其信然耶否耶唐以前狀元未設而魁星果何所職耶足博一笑近亦有改魁爲奎者然李仁卿古今黈謂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兵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不相涉援孝經援神契亦有奎主文昌之語倉頡效象宋均註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故顧氏猶有取焉要不若北方元武七宿壁二星九度文獻道者謂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石氏星經亦謂其明則王者興道術行圖書集國多君子而世莫之祀也何

哉

西王母

西王母始見山海經世以爲女仙之宗者由列子汲冢周書啟之也考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而非人名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亦其王之名母寡耳未可以其名母寡而遂以爲女王也其見于祠祭則漢哀帝時民間相傳西王母行籌經歷郡國西人關至京師遂會聚祭西王母今則處處有祠廟矣而塑像皆作美婦人緣集仙錄諸書裁其服物居處備極靡麗故從而盛飾之然山海經云狀如人虎齒豹尾蓬頭戴勝善嘯穆天子傳註亦云虎齒蓬髮吾以爲世有邂逅

猶過者皆深避之不追何穆王漢武欣慕若是乎

神女廟

神女廟在巫山縣城西三里許之高唐觀舊燬于兵後始精葺屋三楹西向冠帔儼然有嘉靖中范守已碑極辨神女是王母第二十三女為雲華上宮夫人嘗命其侍大翳庚辰童律虞余等佐禹治水有大功德于人不應緣宋玉微詞以兒女子褻之王新城亦謂六朝唐人詩多才人涉之事白樂天刺忠州泝峽亦至士人繁知一先題詩刷小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道早排雲雨候清詞詩人傳為佳話至二蘇乃作詩正之子瞻云上帝降瑤姬來處荊巫間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閒

子由云堯使大禹導九川石隕山墜幾折股丹書玉拔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騷賦之詞不必深辨扯舊窮本在十二峯下去縣東四十里泝石湖吳船錄載之甚晰

關神武廟

洪氏亮吉曰余戍伊犁所過鎮堡城戍必有廟祀神武侯兩壁必繪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見裴松之註三國志所引蜀記一署曰周倉則宋以前悉無可考僅見于元人所作演義神其說者謂近世山西人掘地得周墓有石碣焉亦附會不足信吾鄉有里儒撰神武世系據吳志魯肅傳云羽荊州日坐有一人云云遂定為周倉夫陳壽固未嘗標姓名則百世下何由知之此真里儒之見矣余前奉

使貴州巡鎮甯州關索嶺嶺有廟香火極盛土人及方志皆云神武子也正與周倉事相類並不足信

梓潼之神

世傳梓潼之神姓張氏諱亞子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姚萇至蜀憩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語萇曰秦人無主康濟其在君乎萇既稱帝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神著靈異因脫佩劍賜之封濟順王王鐸蕭遘咸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神以錢如意贈萇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王或又言神即張仙諱惡子祈子者恆禱之而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掌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由

是天下學校亦有祠祀之者陸稼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命司中與焉然則文昌者天神也梓潼者人鬼也合文昌梓潼而一之不經甚矣即謂以之配文昌如棄之于稷句龍之于社然自孔子而下宜莫如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諸賢擇一而配可也于梓潼何有哉以梓潼配文昌猶不可而況直呼梓潼爲文昌而不復知有戴筐六星司命司中者耶

天妃

天妃之神不一毛西河太史得勝𡎺天妃宮碑記言神名天妃舊傳秦時李丞相斯于登封之頃出玉女于岱山之

嶺所稱神州老姆是也特以地祇主陰故妃之此一天妃也三韓張立菴學禮使琉球記言出海次猴嶼祭天妃天妃姓蔡氏此地人爲父投海身亡後封天妃此又一天妃今世所傳湄州天妃則莆田林氏女契元典而爲水神西河謂此乃後人所附會者然自宋元祐以後久載祀典我朝亦累加封秩康熙中新城王尚書官侍讀時撰諭祭文云惟神鍾奇海岳綏奠閩疆有宋以來累昭靈異蓋亦指湄洲言之也又明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祭天妃今三月猶然而知正月者鮮矣

華光神

香山黃玄學芝撰粵小記曰里閈于八九月命巫禳火告

以祀華光神神白皙少年衣白衣當額中多一目左執戟右捧金盞西方金神也按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蓋火出于辰伏于戌死于酉詩曰七月流火言火之流于西也火本炎上之物流于酉則爲金所伏屈而不伸屈則變爲災矣祀金神者欲火之伸使不爲患也神以華光名者金本燦燦之質華光即燦燦之謂也況艮爲少男介居西北先天艮在西北正爲金旺火衰之地觀神之形狀器服可見世以爲火神謬矣且火神另有專祀又何以華光爲也道家言神姓陳爲元武將官其亦取金水相生之義與

城隍

城隍之名見于易又記曰天子大蜡八注言蜡祭八神水

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卽城隍之祭也而廟祀則莫究其始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廟建于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文皆書于史又非唐始有矣迨宋以來其祠遍天下錫額封爵至附會一人以爲神如鎭江慶元甯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龍興贛袁九江吉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明自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其後則南京以八月祭北京以五月十一日祭謂是日爲神誕辰廣州以七月二十四日爲誕辰粵

東省會向稱府城隍其祀以太守主之雍正間觀風整俗使焦祈年奏請設都城隍然後司道督撫始皆展謁

家廟

說文云廟者貌也尊先祖貌也古今注云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也則古原有遺像追享之事或以為影堂起于後世非也胡敬齋曰廟所以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庶人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薦于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矣寶要云凡仕有祿食居有餘貲宜置祭田以供歲祀多寡隨宜但給祭用可也立約闔宮不許典賣世世共守推家之賢能者司之毛西河曰古廟祀之禮自天子七廟外諸侯大夫以漸而降而士庶則或二

或一或祭于寢夫一廟止禰即已不得及其祖而況無廟而祭之于寢則祭禰之外更有何及然則高曾之祭惟諸侯大夫有之而況由高曾而上者也

古無合祭先代之典

今則諸侯大夫士皆不立廟其立廟則皆族屬眾多者合金錢為之若鄉社然而其所與祭之數則無分祖禰高曾為神為鬼凡始祖以下祖禰以上族有死者皆入焉吾聞漢無廟制自魏晉及唐亦漸以官階差次為世數升降之等彷彿乎古之立廟然者而其後不可考也

漢書張安世及霍光傳將作穿復土起冢為祠堂故司馬溫公謂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于墓所唐以後士大夫始各立家廟若所傳家廟碑先廟碑之類宋仁宗慶歷元年詔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因循觀望不果行皇祐中用蘇頌議若唐人寢室燕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薦為令其後高宗紹興甯宗嘉泰嘉定諸年每為秦太師韓平原郡王史丞相輩歷請立廟而士大夫無朝命不得私

建且厖踵其非而家廟之制仍未有定　夫族之大者亦原有子姓通籍可等于諸侯大夫及士官師其立廟亦不爲僭而獨是三代以前世爵世祿故立廟以世而今則父爲大夫子忽爲士子爲官師孫忽爲大夫則朝而增焉夕而減焉時而廢墜卽時而修舉楹桷成毀旣不勝其煩難而肸蠁出入亦茫然無所依據者故曰禮由義起制以情通彼夫合祠而比祀抑亦孝子仁人之用心然矣

顯祖顯考府君碩人

讀禮通考曰古人于祖考及妣之上皆加一皇字逮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爲顯以士庶不得稱皇也不知皇之取義美也大也初非取君字之義詩楚茨先祖是皇朱註皇大也君也輔氏慶源曰君卽是

府君之謂乃人子尊祖考之詞非以爵稱也而當時乃以此爲嫌何也其在于今則相沿既久自不必復用皇字矣又馮善家禮集說或問無官者則書處士秀才而下復可書府君否曰按祠堂章有事則告條下註云有官者皆書封諡無官者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于府君之上是則庶民皆可稱其先爲府君也又姚翼家規通俗編曰朱晦菴題無官神主稱處士湛甘泉告祖文稱曾祖處士府君邱文莊輯家禮亦稱處士府君二公達禮者鄭介菴作無封婦人誌稱碩人處士非巖光徐穉之流本不易稱但舍此無以順孝子之心碩人既可稱于誌則主亦可稱也故皆從之

影像

萬氏斯大曰古禮有遺像之事而後世亦有之溫公以爲非古故于書儀止載䰟帛依神而朱子不改愚則謂繪畫自古而有書言乃審厥象以形求說特當時無有子孫繪其祖父者故聖人不著于經後世圖功臣圖賢哲往往見于紀載而謂子孫獨不可繪其祖父此不近人情之論也且古禮不有尸乎以孫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然行之今日未有不視同兒戲者曷若傳神楮墨子孫歲時瞻拜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實有洋洋如在者乎噫亦思像果何害于禮而必欲避其名乎

墓祭

王伯厚曰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始有上陵之禮然孟子

墦間之祭趙註謂郭外塚間也已可爲古墓祭之切證閻百詩曰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而逮親存也此墓祭之見于子者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文王葬地也此墓祭之見于史者周禮塚人凡墓祭爲尸此墓祭之見于經者豈得以墓祭爲非古乎按墓祭始見曾子問然非常典卽漢魏而下亦或行或罷自開元二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恆式胡三省謂但許士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至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正謂此也

古墓祭用寒食

毛西河曰二十四氣之名不顯于經惟倪寬正朔議有云黃帝建氣物分數氣者二十四氣也其中啟蟄霜降諸名雜見月令左傳夏小正諸書而不能全見獨漢志孝經緯始全載入一本之太初歷是太初以前清明未顯焉得有清明上墓之事惟寒食上墓則六朝初唐蚤有之如李山甫沈佺期寒食詩皆有九原報親諸語原不始開元二年之敕蓋寒食上墓前此所有而開元則始著爲令耳若清明則自六朝以迄唐末凡詩文所見並不及上墓一語洎及五代吳越王時羅隱有清明日曲江懷友詩始有二年隔絕黃泉下句至宋詩則直曰清明祭掃各紛然竟改寒食爲清明矣按寒食節名見于魏武令司馬彪續漢書及

荆楚歲時記與清明相隔一日相傳自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一百六日爲清明元微之詩初過寒食一百六是也二節本相連而歷家祇取清明諸節編入歷中至寒食上巳諸節皆不之及因之世但知清明而不知寒食遂漸漸以寒食上墓事歸之清明理固然也則是墓祭大禮三古所有而清明之節又復列代相因展轉有據家祭之外必當墓祭誰曰墓祭非古乎

前代陵墓守戶

漢高帝十二年詔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及魏公無忌皆與戶守冢自是魏明帝景初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齊明帝建武二年梁武帝天監八

年魏高祖太和二十年孝明帝熙平元年隋煬帝大業二年皆詔禁前代陵墓不得樵牧或言修理灑埽惟唐太宗貞觀四年詔自上古至于隋室諸有明王聖帝及賢臣烈士郎壟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明洪武九年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禁樵牧設守戸每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

粵雅堂校刊

蠡勺編卷二十九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三十目錄

番禺　淩揚藻　譽釗撰

天子宗法

三代無稱宗者祇殷以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謂之三宗而漢後遵之當時議禮者確守祖有功而宗有德一語因以開代有功者稱之爲祖而其餘有德則概以宗稱之如西漢以高祖稱太祖孝文稱太宗孝武稱世宗東漢以光武稱世祖孝明稱顯宗孝章稱肅宗皆定之爲百世不祧之名而餘俱無之自李唐變制祇以開代一君名之爲祖而其餘俱名以宗此是何故蓋以爲祖宗二字肇于祭法祭法重宗宗則必以天子之身當之與開

代創起以功立號者不同故創起之君諸侯士庶與匹夫而興者皆可稱祖而宗必身爲帝者是以祭法三代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祖與宗皆帝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皆非帝而宗則必帝誠以三代宗法君即是宗除一祖之外餘皆爲宗不惟前君爲今君之宗而今君即後君之宗是以身稱宗前後君皆稱宗而君宗之外則伯叔兄弟幼子童孫皆不得與君爲宗而別立一宗以分之所以君之嫡弟無嫡則長庶弟分爲大宗而君之庶弟與大宗之子之支庶弟又分爲小宗而必不敢與人君之一宗柎爲族屬諸君無其宗宗無其稱一君一宗若是其嚴且重也見毛西河辨定大禮議

親王班次

宋朝儀親王班次在宰相之下樞密使之上至明始不與羣臣齒列為得體其于文武大臣投刺作書或稱王或稱別號無稱名者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稱名矣至江陵當國稱晚生矣甚而其時之襲封者稱門生矣其僭越不已甚乎說文繫編　國朝詩別裁集談　諸王名次雜羣臣中

高宗皇帝命　內廷翰林重校移冠集首所以尊國體凜臣職也

太子世子

白虎通云天子之子太子諸侯之子世子然春秋傳王世子會于首止是天子之子亦稱世子晉有太子申生鄭有

太子華齊有太子光是諸侯之子亦稱太子然則太子世
子古所通稱自漢制始分屬矣

大喪儀

唐書禮樂志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從其次于第五而李義
府許敬宗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國恤一篇由
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
事已則諱而不傳故開元禮及新唐書皆不載國恤惟杜
氏通典有之然所載止代宗之喪禮說者謂代宗之崩顏
魯公為禮儀使意此禮即顏公所定而通典收之故其儀
注悉備如此徐健庵曰儀禮十七篇但有士之喪禮而天
子大喪無之禮記則間載一二而始末不全無從考見周

禮之所載者不過諸司職掌而已亦無以考其行禮次第至杜君卿通典鄭漁仲通志諸書倘條貫闕如惟黃勉齋續儀禮經傳通解以小戴禮喪大記爲主而博采諸書以足之最爲詳盡然又不專主大喪而諸侯大夫士之禮雜陳其中馬貴與文獻通考去勉齋之繁蕪而按喪服次第以禮經條列之雖未能粲然大備然古禮原殘闕不完則後人編輯不過如是而已

大行

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諡而嗣帝以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諡也

遭喪不祭

徐健菴曰遭喪不祭禮有明文矣王制則言喪三年不祭小記則言喪者不祭曾子問則兩言緦不祭儀禮則言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雜記則言如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是皆遭喪不祭之顯證也左傳曰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服虔註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于廟焉此正論也杜預喜其言與己古天子無三年喪之說合遂竭力敷衍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如舊若是將儀禮禮記之言皆不足信乎愚以爲左氏之意蓋謂祔後練祥禫之祭特祀死者于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主于新廟而行烝嘗禘于廟爾豈謂喪服之內亦行烝嘗之吉祭乎且左氏原爲

作主立傳則必專指新死者而言何為泛及于他類之常祀按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而非祖宗昭穆之舊廟也所以為是言者蓋卒哭而祔但祔祭其主于祖父之廟祭畢反于殯而死者未嘗有專廟故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之祭故曰烝嘗禘于廟左氏之意本明何嘗謂喪內可行祭禮乎杜預建太子短喪之議為時人所譏必欲求伸已說未免牽合附會而不知與儀禮禮記實相悖也又曰遭喪不祭固禮之大經然而人有貴賤之別則有內外之分喪亦有內外之異則又不可以無辨後世惟天子之禮廟堂時或議之卿大夫以下則鮮議及之者蓋其時喪不成其為喪祭亦

不成其爲祭故無可得而稱述也程子之言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可也今人百事如常奈何獨廢祭善哉言乎然欲從俗而竟背乎古則人情亦有所不安張子有言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準情度禮此爲得其衷矣

奪情之非

禮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註云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晉襄公墨衰之事漢唐以來遂藉口而有起復之禮宋制凡文臣諫官以上武臣刺史以上皆卒哭後恩制起復其

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遭喪俱給假而已願終喪者亦聽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徐健庵曰朝廷敦風教之本當自大臣始豈有寬于大臣嚴于小臣之禮縱朝廷嚴爲之制猶恐有貪位忘親如薛宣翟方進其人者靦顏居具瞻之位而不肯去又況導之短喪彼無恥之輩復何所顧惜而不忘哀就列乎故其時之不肖者固不必言卽有修飭之士亦靡然從之而不以爲恥自富鄭公力辭起復鄭公以母喪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詔意必欲起公再下再力辭未至切責公復抗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後之爲執政者始不敢冒奪情之名而靦然就職賢者之有益於人國豈不鉅哉

喪葬之惑

竹垞先生撰吳周瑾葬經廣義序曰孝子之葬其親非欲人之不得見而已必爲之測量水脈候土驗氣以厚死者而安其體魄焉故曰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古之葬者冢人營之墓大夫掌之其後周禮既廢冢人墓大夫不司其職則不得不取信于葬師之言其人每變亂他人之是非以營己之利學士大夫未暇深究其義鮮不惑焉至士濂水漬又從而遷之嗚呼爲人子者苟能審夫測量候驗之說比化者體魄得安雖未必興福子孫庶葬焉可以勿悔也洪稚存曰喪葬之制古今人惑雖不同然其爲惑則一也古人之惑一棺之費累及千金一壙之幽叢及百物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明人子之心也是其

惑尙近于愛親今人之惑營一塚之地或遲及十年謀一穴之吉必訪及百輩于是有至曾元之時尙未及葬其高曾者大率貧賤者尙易而富貴者益難富貴而骨肉支派少者尙易富貴而骨肉支派多者則愈難至有兄延一客弟聘一師兄購于南弟營于北始則各不相謀繼則各以爲是喪庭出而復返卜日成而屢移其故云何則祈福之念十倍于愛親之心爲子孫之謀百倍于爲祖父之計也是則古人之厚葬尙近于愛親而今人之營塚則實欲爲己謀爲子孫謀耳

喪事鼓吹用夷禮

宋史章頻傳頻爲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

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䌽槖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衛送至白溝河

按東莞李用字叔大當宋末時使其壻熊飛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其國人及卒王以鼓吹一部送柩歸里人榮之名過洋樂相傳粵喪用樂由此始

師友必喪

徐健庵曰聖人制喪服所以序倫紀也在昔司徒敬敷五教一曰父子有親故父母為斬衰齊衰之首二曰君臣有義故君服次之三曰夫婦有別故夫妻之服又次之四曰長幼有序故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又次之五曰朋友有信宜亦有服而不著也獨見于記中曰朋友麻註

云弔服加麻也其服素弁環絰疑衰布帶既葬除之至于師弟則尤重矣欒貞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蓋亞于君親矣乃并不列于五倫何與說者以爲蓋統于朋友之中矣然則師弟與朋友若是班乎曰非也友之名與義皆非可輕也有父事之友有兄事之友若父所交友則固非吾所得友也然其名不過執友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師以傳道尤必待友之相成友顧不重與且夫朋友可以該師弟師弟不可以該朋友猶夫長幼可以該尊卑尊卑不可以該長幼也此立文之體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絰而出絰必素弁矣必疑衰矣此師弟之服見于朋友之說也聖人又以爲師之恩重未足以報也于是乎有心喪

爲師心喪三年如事父爲朋友心喪期年如事兄用示差等焉然則何爲不明著其服而謂之心喪也曰是有微權焉鄉塾歲更師學校無常師醫巫百工皆曰師若友之族則益衆矣盡人而心喪之不流僞乎心喪者生乎心者也苟其心有不得已焉則喪之可也由是門生爲舉主故吏爲舊君治民爲守令以及親屬之厭于所尊而不得遂者皆可與于心喪之數也又曰濂洛關陝諸大儒相繼而興一時從遊之士遍于海內其所以事之者迥異于常師暨其卒也宜必有制服行喪者今遍考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及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實寥寥罕聞焉何諸賢之事師反不若漢之經師也豈當時果不爲制服耶抑有之而

傳者失記耶吾觀呂與叔之傳初不言爲師心喪而胡文定之書言之則知有而失記者多矣不然不幾令人疑洛閩諸高弟爲薄于其事師之禮哉

子執出家父母喪

柴天紹炳曰人子于父毋有出家離俗者是其剃染之日業告絕于祖禰矣爲子孫者不能挽之于生前而于死後復引而近之一旦使圓頂方袍之屬得復與于同宮祔食先人有知豈不貽之恫且羞乎（勝國士大夫多託于名義髡髮以出世者身後或有是事故柴氏有是言也）況彼出家者誠欲了死生空諸一切且不貪人天供養惡用世俗香火人戀戀不舍哉人子處此當執喪死所葬無首邱制服廬居設主別室稱考妣而不得仍

書故官位封號以別之庶幾亡于禮者之禮耳

僧道制服

金史章宗紀明昌三年尚書省奏言事者謂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為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勑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為子而忘其生傲親而狥于末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臣等以為宜依典故行之制曰可明律凡僧尼道士女冠并令拜父母祭祀祖先本宗親屬在內喪服等第如斬衰期功緦麻之類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徐健庵曰二氏之徒自以出家離俗竟不為親屬制服彼其本教固然也今乃使之行服雖非二氏之本教其于敦厚人倫化導異

類固甚盛心也鮮不知唐之世曾以此條載之于律否耶元宗特頒此詔則律文之不載可知矣至明之定律遂以此條入之豈不尤爲度越前王哉有司教之責者勿徒以虛文視之而違者一繩以法庶幾扶與世教之一端也

度牒

趙耘松曰宋時凡賑荒興役動請度牒數十百道濟用其價值鈔一二百貫至三百貫不等不知緇流何所利而買之及觀唐書李德裕傳而知唐以來度牒之足重也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准在淮泗置壇度人爲僧每人納二緡即給牒令回李德裕時爲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之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髮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貲

產今蒜山渡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即當失卻六十萬丁矣據此則一得度牒即可免丁錢庇家產因而影射包攬可知此民所以趨之若鶩也然國家售賣度牒雖可得錢而實陪虧丁田之賦則亦何所利哉

賜僧道官

舊唐書高宗調露二年賜玉清觀道士王知遠爲太中大夫後聞葉法善名徵詣京師留入禁中盡禮問道睿宗即位謂法善有冥助功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又贈其父慧明爲歙州刺史唐書方技傳法善括蒼人三世爲道士夫以一道士而位之卿尹爵之上公贈及泉壤名器之濫不已甚乎由是開元二十年栝州刺史韋濟薦張果入宮元宗又以爲

銀青光祿大夫其視改集仙殿爲集賢院時大不倖矣及代宗以胡僧不空爲特進大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贈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孫爲後代沙門授官之祖此本容齋三筆然當以後趙沙門法果封輔國宜城子加侯爲沙門封爵之始宋元豐三年詳定官制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後以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小卿者賜三藏法師又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南渡劉鋹亦多賜僧官有內殿大僧錄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者有都監住持秀華宮使上將軍上柱國某伯食邑十萬戶者見光孝寺鐵塔識元武宗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仁和沈梅村謂

玉堂仙掖中此尤可謂破天荒矣

張眞人賜號

張道陵光武時人（孫氏見聞錄謂順帝時人續通考謂章帝和帝時人）善以符治病百二十三歲卒唐天寶間號正一靖應眞君而子孫未有賜號者通考言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邱文莊公謂此張氏賜號之始）徽宗崇甯二年賜張繼先號虛靖先生然亦未有階品自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賜張宗演爲靈應冲和眞人始給三品銀印明洪武元年張正常入賀即位太祖諭宰臣曰元人不知義理稱爲天師（寇謙之嘗言襲道陵爲天師故世俗稱天師元時亦號眞人耳）大天豈有師可改授正一嗣教眞人錫以銀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隆慶間并

正眞人止稱提點萬歷初復之俗至稱爲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眞君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張繼宗具疏請卹吏部題査正一眞人從無賜卹致祭之例應不准行其恩詔誥命應如所請得旨張繼宗見號眞人卽着照所襲銜給與誥命一切僭道不可過于優崇恐日後漸加縱肆或致妄爲也 聖祖睿見可云遠越前古矣

巫覡自僭名號

漢白石神君碑陰凡主簿十六人祭酒六人都督一人非官府僚屬也乃巫覡所自相署之號耳故隸續有米巫祭酒張普碑亦然蓋當時習俗有此名目

女巫

國語觀射父對楚昭王絕地通天之問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故周禮春官男巫女巫皆司巫之所屬孫偉夫謂祠祀禬禳本天道之不可測人心所不能已者聖人設立巫祝領以禮官則非其鬼而祭之者自絕後世寖失此意以感召之舉徙望之愚婦人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女巫升壇搖鼓甚而孔廟之祭亦進倡優與禮陵夷于斯為甚見魏書高祖紀由是廣張罪福以資誘脅人主不察往往使闌入宮禁宋元嘉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元凶劭令東陽公主託云善蠱召入號曰天師後遂為巫蠱以玉人為上形像埋于含章殿上劭劭乃弒帝見宋書二凶傳五代史南漢世家樊胡子自言

玉皇降號呼後主號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于胡子盧瓊仙韓澄樞等爭附之乃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尋致亡國

三教

朱竹垞曰始爲三教之說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處而野合聖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既具然後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國天下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詩書禮春秋蓋自庖犧氏作而伊耆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數聖人損益之而教已大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說以濟之也佛老者持過高之論行不近人情之事不耕

學雅龕校刊

則無食不蠶則無衣無男女則生人之道息無上下則紛爭之漸起以彼之說行之國中蓋有時而窮則相率聚于中國食人之食居人之廬陽叛聖人之言而陰收聖人之教之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說至等聖人之教三之嗚呼彼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不若矣且所謂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已矣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既已弃絕其人倫事物之常將何以副教之名哉世之儒者誦聖人之言而安于三教之目其亦罪人矣夫

天主教

大西洋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于女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有意大里亞國人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又令其徒王豐肅陽瑪諾等居南京倡行其教于萬歷二十九年因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始以方物獻并進天主及天主母圖行李中有神仙骨神宗命給廩賜錦秀水朱文恪公疏謂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之圖既屬不經然既稱神仙自能飛舉安得遺骨乞速勅歸國勿許潛居兩京與內監交往致別生支節

粵雅堂校刊

眩惑愚民不報節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推步之法證大統曆之誤徐宮保光啟篤信之借宣武門內首善書院作曆局天啟元年鄒忠介元標馮恭定從吾同官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于大時雍坊為講學之所二年御史倪文煥訴為偽學因毀先聖栗主燔經籍于堂中踣其碑至是改為天主堂而書院遂廢遂踞其中更名天主堂其教乃沾染中土

毀淫祠

魏武帝為濟南相毀劉章祠及秉大政普加剗除世之淫祀遂絕至文帝黃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叔代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晉世祖太始

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史薦而無媿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其幸妖妄相扇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典其爲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毀絕

蠡勺編卷三十

譚瑩玉生覆校